

# 永樂大典

七

卷五千二百九十

#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昭昭公十五

辛景王十  
未五年

十有二年。高闕集註是年閏正月。汪克寬摹蹟晉書  
二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秦滅鄭簡三十

六年辛景武二十五年陳廢紀平六年宋元  
二年秦末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北燕伯于陽。

杜預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僕高僕言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列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陸德明釋文僕音寔孔穎達正義疏孫三年至國都正義曰劉炫云杜譖以

僕與無為一亦云高僕言孫案襄二十九年傳齊敬仲曾孫鄭非言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孺子孺子之孫鄭是僅為敬仲言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表二年納附聘于戚同范甯註三年所奔齊者高僕言孫齊大夫也陽燕列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林充重句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僕高僕言孫納之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一

于陽內弗受也陽即唐燕列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汪克寬摹  
註接唐縣今屬保定縣通音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左  
氏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註言因唐衆欲  
納之故得先入。唐竟叟句解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  
張也因其衆也。古因唐來欲納之故先得入唐止齊陳傳良章指傳見北  
燕伯款不書名葉夢得識右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  
當否則何納之與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何休註即納上伯款非紀父命不  
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謂之。陸德明釋  
文斷丁管及又下亂反徐廣續註即納至問之解云納上伯款者即  
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紀父命而竟納言于邑者即東二年  
夏晉荀叔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易馬不言人  
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註竟明其父得有子而齊之子不得有父之  
伯款即非紀父之命者正以士奔稱伯不似蒯聩稱世子故也是以何氏  
於款之上連泊言之竟非紀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僖二十五  
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云頓子出奔不書者

小國側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莊子謂孔子：「乃非是處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子陽，在生列傳。」解大列皆于反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誰如猶未也？」猶曰：「柰女所不知何，寧可彊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復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子絕四母，無必母。因婦我。釋文女音汝。強。其丈反，今力呈反。下全楚同。德於力反。錯七故反。義之否。反字或作錯。政註如猶至彊。解云：「孔子云：書是歲時，我已年立，見其事。案汝在側，走不見之何故？」曰：「奉汝所不知何也？」孔子雖知伯子陽者，是公子陽生也。在側之後，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彊更之乎？」莊子星嘗如雨，而雨之下，傳云：「不降。」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嘗保之。」然孔子脩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似劉公即君與為不土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假屬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億屬，不欲令人妄置。於吉美，若億屬而半之者無傷。即舉也。其未半，由也。其死美之類是也。若億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

荅是也。云子絕四者，備於鄭註引之者，缺道無事，彊措。乃孔子所聽，是以情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註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焉。國大小相次序。蹟誇唯齊至次序。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東來亦不醇。是以傳十三年，歲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卒，葬許穆公之下。註云：「得卒葬於所傳，閭世考。」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者，是誠之會。當經六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註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絕，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丘。孔子名。其貶絕謙刺之辭，有所失。書是丘之罪。聖人德威尚謹，故自名爾。主會者惡納墓也。不書所墓，出齊考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葬，不足擣下。言于此然者。史文也。此燕本卒上，從史文也。釋文惡納，烏路反。蹟註其疑丘之罪。解云：「即春秋說。」有伯款出齊廟之文。知今猶宜是墓人也。註不書丘不錄。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齊，追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墓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墓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既全非被墓，但是微

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况乎被葬出奔寧不累之乎何以所以必將未  
踰年名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底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叔之  
徒是也注不足至史文也解云第足其文宜云東高偃師叔歸北燕  
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  
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反改曆文楚殺其大夫成然者左氏作成能殺梁  
作成產矣葉夢得識伯于陽者何主其詞則止有罪焉爾右此即孟子  
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由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  
以爲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爲說固失之矣又  
益以公子陽生之事且前見北燕伯歿出奔齊故今齊以高偃納之于陽  
猶言納頤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樂衛  
術之夷儀也其文盡不明其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爲  
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固不可知然輕凡言納者皆  
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爲纂是以  
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於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爲史以記  
事之書也苟錄於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關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何  
車之書也

永樂大典卷五二九十七

三

用不華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爲疑以博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  
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七矣夫平  
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  
其言而不知所以爲經者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  
范甯註據義不可受則應名而絕之楊士勳疏傳燕伯之不名何也  
經云楚人圍陳納頤子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  
子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期入于  
衛傳曰胡之名惡也則諸侯有名出入者名此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  
高偃望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頤子不名者爲楚微者所納故本不名衛侯  
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固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固  
書名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樂書名也不以高偃望燕伯也桂邵曰公子遂  
以去公子爲望聲惟以書名爲望聲臣宜書名故酒去公子乃爲望君不  
可名而以臣名君蓋不得去燕伯則爲望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  
不與高偃望之經文望皆始反以去起吕反葉夢得識右諸侯出奔而  
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納頤子不名齊  
高偃納北燕伯不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邾捷舊而名者子糾捷舊皆未居

也傳之不以高偃挈燕伯則是然不當與自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起問也。以納為內弗受其失與前同張洽集註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胡鄭秦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詳見前在大傳杜氏注是前杜預注孫復尊王發微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于燕者明未得國都也劉敞傳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續衛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逸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逸蓋何足復錄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故惠哀禍也顧以為弗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蘇頴濟解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龍學孫覽經解春秋書納者六其四

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二頓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地則主名頓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蓋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頓子北燕伯為齊楚納之而又名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者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穀梁曰不以高偃挈燕伯盖一偏之誅公羊又非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固也。杜謬會義集議曰三年書北燕伯歎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歎可知也。出奔書名文策之常也。入而不名者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闊。何休徒見晉趙盾帥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故以致非犯父命釋之是亦方枘而不通經之義例也。譯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弗一春秋不與而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諱歸以納之其惡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焉各見前。晉微曰見前將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急齊高閭集註三年北燕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欵擣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難反如此可以為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

伯雖失位，義未當絕，故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童家鉉翁詳說公羊。伯于陽公子陽主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董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歎于唐，因其喪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為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爾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昭孫於其境，子家薦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勤使改圖，良以是故。黃震曰：抄高偃，高偃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為燕闢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為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知其所終也。陳深讀春秋編，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左氏傳見前。餘同前張洽集註，及蘇頌濱解東萊呂祖謙集解，敬鉉備忘。諸侯不生名，失國。

## 水樂大典卷五千二百十七

六

則名。此不名者，蘇氏曰：出奔其納以高偃，不名燕伯，君臣辭也。不曰于燕，曰于陽者，未能得燕也。納者，壇置之辭。高偃初納之時，晏子有不克君贈之言，蓋至此僅猶有是心，故不能得燕，僅納于陽也。燕伯不名，集義曰：亦衛侯入夷儀之比也。經筌曰：鄭突以篡入，據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不名，別其無惡也。燕伯無惡，故以君臣之辭加之。若无惡，則不以君臣之辭言也。衛侯入于夷儀，詳石氏之說。吳澄纂言：北燕伯下一有欵字。杜氏曰：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歎，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辨疑：左氏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歎于唐，因其喪也。案經但言經北燕伯于唐，左氏云因唐之喪，未詳信否。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王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案經三年經書北燕伯歎于唐，三字而以為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雖訓詁亦懵然也。而又卦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既明知其為丘而非君，乃以爾所不知而不敢改。

吾而人稱春秋為信史皆妄也。其惑後世甚矣。穀梁曰：納者，內不受也。至不以高偃望燕伯也。案諸侯奔而名者，非其為何君焉？非既而名之也。然伯不名。出奔時已前見耳。非不以高偃望燕伯也。李康會通接衛侯入夷儀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衛世子蒯瞶也。皆內弗受之辭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按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乃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立有罪焉。

澠註者以為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墓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錄之。左氏穀梁子見前，張氏見前，張洽集註王元杰讞義。晉趙鞅納世子蒯瞶于戚，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二子皆至其邑而不及國都。然趙鞅之納蒯瞶，陽虎以為士至齊，燕之納北燕伯，晏子知其不入。此理之必然者也。夫蒯瞶得罪於南子而已，以父而取國於子，則其事為順。蒯瞶終以為君。北燕伯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嬖，於事為逆。況燕伯見逐於臣，其入也又在十年之後，國已立君，其民不敢故止於陽邑，而不得入。夫以諸侯千乘之貴，得罪於衆民人見棄，夫固出奔，雖有彊援，終無復國之道。春秋謹而書之，以為失眾

水樂大典卷五百九十七

七

失民之戒，可不慎歟！俞臯集傳釋義：高氏偃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也。不于其國而于陽則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坊集傳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况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李衡集說著齊景之納燕伯不能盡力也。其不

名者，蓋傳寫闕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注。呂氏曰：見前東漢呂祖謐集解。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鄭伯嘉卒

杜預注五同盟

孔鉤達正義疏註

其年盟于虢。十一年于毫城。十六年于虞。二十一年于壘。二十五年十重立。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濮。皆魯鄭俱在凡。七十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蓋二十七年是大夫之體。元年據會，諸侯言之，二者不軼。故尚五也。或可轉寫錯誤。林充叟曰：解公羊、子定公寧立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杜預註除葬道。陸德明釋文為子偽反。及游氏之廟。註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馬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註用毀廟焉。孔鉤達正義疏執用主庸毀。正義曰：周謂毀與之矣。若今毀禮之類也。唐亦用之。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其以守立而

無用即毀廟。子曰：子產過安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謠將毀矣。註教後廟者之辭。釋文言：昔文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時逢直也。司墓之寫鄭之掌公墓大夫徒肩之室。釋文達音，一音於顯司墓之室。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不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葬墓之地域為之園，全固其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此。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註以為徒肩之家。猶尚書註為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後皆親親相傳，鑿之則朝而壩。註壩下棺。釋文朝如字。壩，北鄙反。徐廣時反。禮家作塗。徐後驗反。義同。疏註壩下棺。正義曰：周禮作塗。禮記作封。此作壩，皆是葬時下棺於塗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博易耳。弗鑿則日中而壩。子大叔請鑿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不敢久留賓子。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也。釋文障待旦反。要義鄭莊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墓。塗封。壩，字不同。聲相近。五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三月鄭簡公卒。見經註。將為葬除。時陳浩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時雖廟為葬道。子大叔使其是除徒既如大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迂道遷之。碑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時逢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肩之室。鑿之。若較司墓之室，則朝而壩。壩，下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棺。壩崩者，理家作塗。弗鑿，不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迂道。又不欲葬道之室，日中而葬。故司墓之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憚勞苦，來會吾喪事。豈憚日中，盡懶勤勞。至于日中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客本無所損，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人止有所益，何故不為？何故不迂道而為之？遂弗鑿。不毀當道之室，日中而葬之室，可知禮。禮未嘗無毀人以自成也。無毀他人以成自己。故銕續屏山杜氏遺說傳子大叔請鑿司墓之室。或曰：上大叔既以已廟不欲毀，使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除人親用以立而言乃免。叔何復欲毀他之室乎。蓋大叔知子產仁心不毀，而設疏辭以成子產之仁也。息齋高閑集註鄭去中國，即焚父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輿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惠仁，在位三十六年，民蒙其澤。蔚為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為定公。黃震日抄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

晉楚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

**來聘。**杜預註定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杜預註宋元公新即位，重古通嗣君也。詳見成四年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天語兮，是以有蓼之音，非賦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廣也。又曰：宣兄宜弟，令德壽訖，子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宵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墮德明釋文，爲子偽反，蓼音六樂音。孔頤達正義疏，爲賦蓼蕭。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焉，賦蓼蕭，及而夏。註云：非禮之當。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書賦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註懷思也。寵光之不宣，註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註焉二十年華定出奔。

傳：昭子至不受。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掌皆據華定爲大旨。詩有燕笑語，拿言定當舉此笑語與王相對也。詩言爲龍爲光，左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壽訖，是當知已有德，以焉獨辭謝之也。詩言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薛君恩也。各舉事而爲之文，要義享燕有常樂，特賦蓼蕭以扶華定。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夏宋華定來聘，見經註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故通嗣君享之。古人享之爲賦蓼蕭，弗知不知其義，又不答賦，又不能賦詩。荅曾之賜，昭子曰：叔將昭子必亡。言華定之特戒之，裏語之不懷，首章有然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也。寵光之不宣，二章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也。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同福之不受，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承受。將何以在，將何以父在其位三十年，華定出奔。東萊呂祖謙傳說華定不答賦，春秋公卿大夫皆知學問，如華定者亦少。洪潛紀詛賦詩弗知。司徒怙侈不數詩爲賦蓼蕭，曾弗知。渾似叔孫讓慶季徒歌相鼠及茅鷁。傳云：見前左氏傳，至二十年華定出奔。陳襄二十七年傳云：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賊相鼠亦不知也。明年慶封來奔。叔孫食慶封，封犯穧子不說。使工禹之誦茅鷁，亦不知也。註云：茅鷁逸詩，刺不敬。襄二十九年傳云：宋司徒侈亡。

家之主也。即華定廢季廢封也。惠齊高閻集註宋元公即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木訥趙鵬飛經簽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黃震日抄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見前。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杜預註晉昭公新立林壳雙句解齊是公。衛宣公鄭定公朝于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杜預註晉人以晉故辭公。董玄公如晉二十一年詳見大三字。至河乃復。乃復五。昭二十二年。三、二十一。定元年。注。克寃墓疏。通意。殺梁陽季孫氏不使還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矣。未及緣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韓徵季孫氏。其能還乎。左氏傳公如晉。杜預註亦缺。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怨于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慤遂如晉。然晉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發。故史不書於襄。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慤出奔晉。名見於續補。正義疏。書於襄。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襄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襄。聞公竟乃壇唯復命於介。然復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被善之。故書其去。又書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穀梁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便遂乎晉也。精士勸政季孫氏。釋曰。不言意如。而云大者。欲先累世續公故也。劉敞傳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為莒人惄于晉。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劉敞據衛按經無慙如晉之文也。杜云慙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晉乎。禮地在境外。慙奔在郊不得獨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復。乃書於策耶。欲為傳史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杜詳會義乃者難辭之稱也。公之削弱事晉不徵。今往至河。晉辭之。公屢自逐。公之心實所以為難也。故以乃稱之。左氏曰。穀梁曰。各見前。息齊高閭集註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穀梁子曰。季孫氏不使蓬子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惄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蓋託詞耳。慈湖楊簡傳按左氏公如晉。王故辭公。然則諱而書是也。平齋洪咨夔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曉。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周桓公為鄭言也。敬以逆之。猶懼其惑。又卑一體焉。逆群好也。曾不來矣。周之於鄭。魯之於小邦。小不加敬。已有不來之懼。魯何卑於鄭。鄭而晉郤之。又郤之耶。魯為諸夏之望盟主。經營糾合之功。常以得魯為重。今至河。郤是公之昏弱不足為江湖危鴈之多寡。晉無志於霸。亦不以機心一生。海澨不下為憂也。木納趙鵬飛經奎昭公之前。公之於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郤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為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譏已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謾也。晉侯不察。以為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郤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遂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郤之。懷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怙季氏而不與已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為得罪於晉。而晉郤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

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誥之。反卻其朝。何爲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李俞集義謝湜曰。左氏謂晉人以伐莒。辭公家鉉翁詳說穀梁曰。李孫不使。遂半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鄭。莒人懼之。晉故辭公。未伐莒。至于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郤。豈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穀梁之說必有所本。敬註備之。按左氏取鄭之後。莒人懼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至河乃復不諱者。以三家伐莒。平子取之。非公之惡。故不諱。示不以三家之專累公也。三家累公受辱。屢往屢復。亦弱之甚。程端學本義義見二年季衛集說。著矯公不能以禮爲國。而祗取辱也。高氏曰。見前惠齊高閭集註。左氏曰。見前三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穀梁曰是。

## 五月葬鄭簡公

杜預註三月而葬。左

前通言曰。見前江充寬纂錄。

穎註傳終子產辭。季明既葬。則爲兄喪。禮言五月諫。趙汸補註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息齋高閭集註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黃震日抄三月而葬。連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杜氏曰。見前杜預註。俞臯集傳釋義。

三月葬連。簡失禮也。左氏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杜預註簡公未葬。陸德明釋文補。息亮反下同。孔穎達正義疏。子產至於享。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後會之禮也。鄭愬於楚。以國事廢。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季必有喪。未葬不可以從喪。故解享爲得禮。晉人許之禮也。杜善晉不享。考子之情。重言晉人許之。凡六。詳見唐三十一年禮也。見僖六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註穆子。荀吳。授壘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註淮水名。地山名。釋文淮。舊如東。四清水也。學者皆以淮地之錯不切。云淮當為醴。醴。齊地水名。下稱溝。亦是齊國水也。案湜是齊水。齊侯稱之。苟吳旣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韻續作淮。是得無勞改也。據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寃在水中。曰坎。坎水。地中高地也。疏校。正義曰。禮記有授壘之禮。其文無相者。况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吉辭者。授之中壘似若。有神故設焉。此語或可從時。皆有言焉。禮不在之耳。伯昭責穆子。唯言壘何爲焉。其以壘爲萬。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授壘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爲設壘。授壘之禮。壘去席二尺半。司射執八筭。東面。投壘如射。三而立其天。室中五株。壘上七株。庚午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九秋。脩四清曰壇。壇四寸也。算長尺二寸。臺頭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臺中寶小立焉。為其失之環而出也。小立取滑且堅。失以枯若鏹。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失大是分。註淮水名。據山名。並義曰。杜以淮為水名。當謂四清之淮也。劉注以為淮故非讀。淮當作淮云。又以城為水中之地。以見杜失。今知不然。蓋以古之為讀不甚要切。故詩河數條。尚得為讀。淮源相讀。何故不可。此若舉後之詩。客可舉齊地雖水。此是續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合。案爾雅小洲曰隴。小堵曰沚。小沚曰壘。何得以壘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壘為山名。劉注又以山無名地者。案楚子觀兵於壘蕪之山。壘非山乎。劉以此曉杜失。註也。寡君。申此為諸侯師申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註澠水。王聲固詒湯。澠北入時。皆陵。大車也。釋文中丁仲反。下及註同。澠音綱。時如字。本或作時。音同。疏。澠水至車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車曰陵。寡人申此。與君代興。註。代更也。釋文更音更。亦申之。伯段謂穀子。註。伯段士文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澠何為焉。其以申謬也。註。言。授。臺中不足為篤。言。昔之莫。釋文。傳。素口。曷。徐。又。所。渙。反。時。古。且。反。要義。鄭。公。未。幕。地。頃。杜。三。見。前。正。義。林。克。史。句。解。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備。難。俱。來。定。公。朝。晉。子。產。辭。享。接。臺。有。相。者。祝。辭。禮。劉。以。淮。地。不。讀。壘。為。水。中。地。頃。杜。三。見。前。正。義。林。克。史。句。解。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備。難。俱。來。整。下。同。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待。免。喪。從。晉。之。命。晉。人。許。之。晉。人。許。其。不。與。於。享。禮。也。不。奪。孝。子。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晉。侯。先。晉。侯。為。盟。主。故。先。陳。夫。穀。子。曰。有。酒。如。淮。澠。四。清。水。也。言。有。酒。如。淮。之。情。有。肉。如。陵。陵。山。也。許。云。充。在。水。中。營。是。地。為。水。中。高。地。也。言。有。肉。如。陵。之。高。地。音。通。寡。君。申。此。寡。君。接。臺。而。于。此。中。去。聲。下。同。為。諸。侯。鷗。當。為。諸。侯。之。師。甚。申。之。乃。射。矢。而。牛。坐。齊。侯。舉。矢。齊。景。公。次。舉。臺。矢。曰。有。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清。有。肉。如。陵。陵。大。車。也。古。有。肉。如。大。

年之高寡人申此寡人投壇而中此與君代興。當與吾君更代而興亦中之古樂天而中。季伯姬謂穆子曰子失禮。荀子失言。吾固師諸侯矣。我固為諸侯師矣。夫壇何驚焉。何戰於壇以爲輕重。其以中傷也。吉投壇雖平不足爲傷害。齊君弱吾君。齊君砍與吾君代興。吳輕吾君以爲弱也。歸弗來矣。齊君既歸必報吾失禮子曰吾軍師強樂。言我三軍堵紳旌旗槩槩。卒乘競勸。卒乘競勸。魯侯孫仲趙進。傳。齊大喜。趙走而進。傳。晉史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皆音節可以出矣。可以辭出矣。以齊侯出。乃奉齊景公以志。傳。古晉之東。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解葬。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却言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未稱帝。猶稱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尚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至此方稱帝。投壇與射。皆是舉賓。以二者論之。投壇是簡易。射又大於投壇。古人總是宴時有此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

同。至齊却舉本國澆水名。至晉言澆。却不言晉。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壇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壇。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壇。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繹。勝飲不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禮。首卒投命。酌者行賜。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馬即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此句是說得不是。與君代興。言與晉速為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閑事。以齊侯出。蓋緣齊聞得伯姬穆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侯出。續說同洪浩紀錄。有酒如淮。酒如淮水肉如塗。中此為師已失辭賓主。投壇非雋異。齊君弱晉。代興哀。傳云。見前左氏傳。敬茲續屏山杜氏。遺說傳今猶古也。齊將何事。遺說曰。穆子謂今晉禮如古。齊將敢為何事。杜云。不事晉。將無所事。顧疎。左氏傳。晉穆。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晉陽。杜預註。鮮虞。音姑。字。林。他康平。東。有。昔。陽。城。陸德明釋文體。音董。反。注。張康。音。張。音。姑。字。林。他。康。平。孔穎達正義疏註。鮮虞。音。陽。城。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杜以。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翟。呼。成三年。晉郤。夷。衛。陳。良。夫。伐。唐。答。叔。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 水樂大典卷五二九七

五

昔陽爲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故此爲都也。下註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注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減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反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宜肥名最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鉅鹿。杜云破白狄之制。鉅鹿下曲陽縣有鉅聚。據謂肥地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鉅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侵師僞糧者。夏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鉅滅之。則昔陽之爲鉅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至牛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紀國。本都陳留後遷綠陵。鄭本都京兆後遷郿鄧。與此例異。且昔陽今屬襄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注自云肥之與鉅。誤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相遠。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土地。側釋有蓋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較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惠昔陽之門外。遂襲鉅而取之。昔陽非鉅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秋八月壬午。減肥。以肥子隸臯歸。註肥白狄也。隸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路井所。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荀吳僞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稚子。僞若將以師與齊師會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道軍道以與齊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遂乘轎入之。秋八月壬午。減肥。肥白狄也。荀吳滅肥以肥子隸臯歸。隸臯肥子名。為下晉伐鮮虞起。止麻陳傳。良章指漏下文。狄晉起減肥不書。減鉅不書。皆以狄晉為重。趙坊補註以肥子隸臯歸。不書併後伐鮮虞肥時。牛白狄做種。鮮虞之屬。故十

五年滅競

#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虔。杜預注傳在莊蒲公上。經從趙爲。禮德

明經文熊音堪。林竟聖句解成熊即成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殺之餘也。遂殺之。杜預註成竟。今尹子王之孫。與鬪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鬪

叔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託計若敖之餘。孔穎達正義疏成虎。正義曰。

經書應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虔。傳言其實經書其名名字相應。猶伯魚

名鯉。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

也。註解經所以書名。東漢成熊卒虎猶伯魚名鯉。見前正義。林竟聖

句解楚子謂成虎。成虎即成熊。若敖之餘也。成虎今尹子王之孫。與鬪氏

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鬪叔作亂。今楚子註譖成虎於楚子。或譖成虎於楚子。以詩之。遂殺

之。遂殺成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或譖成虎於楚子。或譖成虎於楚子。或譖成虎於楚子。

或人之譖也。而不能行。而不能見矣。去以避禍。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程

書懷寵也。言其懷思寵祿也。註經所以書名。東漢呂祖謙傳說懷寵也。此

最要看。人多犯此病。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可貪他祿位。劉敬

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罪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

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

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葉夢得傳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鬪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鬪叔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息齊高閭集註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慈湖楊簡傳稱楚殺則明。楚君臣皆無道。而成熊仕於弑逆之朝。其死也勢也。左氏又註並見前。家鉉翁詳說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及處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言同出若敖。已遙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陳深讀春秋編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爲疑。未可以一槩論也。左氏傳見前。家鉉備忘熊書名。罪懷寵也。稱國以殺。罪信譖也。然成虎他無大罪。被譖殺身。聖人以懷寵罪之。爲後世慮深矣。洩治之忠諫賢於成熊遠矣。然猶稱書名。以爲後世慮。何仁之甚也。後之不幸遇暴君者。卷而懷之可也。懷寵被譖。去之可也。使臣得無死。而君免殺良臣之惡。聖人之仁。後世深矣。若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夫不顧進退之義。抵罪食祿。戀戀不能去。以累其宗。失聖人之微旨。可勝嘆哉。左氏云。或譖成虎。虧知之而不能行。義之正。劉氏云。懷寵安利。而殺其身是也。程端學本義。左氏曰。楚子謂成虎。至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書曰。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凡春秋書殺其大夫。據事發耳。非謂株連而書殺其大夫者。

### 秋七月

董言。秋七月十七。群見。隆元年。息群高閭集註。一時無事。

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左氏傳。周原伯絞。虐其興臣。使曹逃。杜預註。原伯姓周。大夫也。與衆也。曹群也。陸德明釋文。絞。古印反。孔穎達正義。頭註。原伯絞。周大夫。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其簡公為周卿。如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冬十月壬申朔。原興人遂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原立之為原公。絞奔郊都。周也。東萊呂祖謙傳。說。虐其興臣。使曹逃。正如今或有一縣吏人皆逃相似。左氏傳。其簡公無子。立其弟過。杜預註。其簡公。周幽王也。陸德明釋文。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同。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 永樂大典卷五二九七

十七

釋文。去。起呂后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杜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固辭。古劉定公。毛丙。兩東殺其悼公。平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公。釋文。鮒。子。孫。丁酉殺獻太子之傳。庚皮之子過。杜過。劉獻公。太子之傳。殺瑕。瑕。于市。及宮嬖。紳。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杜六子。周大夫。及庚過。于其母公之黨。傳。古周。東原。甘二族。所以。遂。洪。林。竟。豐。句解。其簡公無子。牛簡公。周卿。吉。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復。過。晉。夏。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過。故。去。其先君之族。晉。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劉獻公。本周卿士。劉定公子成景之族。賂。之。欲使殺過。丙。東。殺。其。悼。公。悼。公。即。過。劉獻公。愛。略。故。殺。之。而。立。成。公。之。孫。鮒。鮒。高。是。為。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傳。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傳。其。族。晉。成。景。之。族。晉。及。宮。嬖。紳。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子。皆。周。大。夫。皆。其。悼。公。晝。傳。吉。因。東。原。甘。二。族。所。以。逐。微。趙。房。補。註。殺。其。悼。公。陳。氏。曰。不。書。義。同。七年。革。徵。令。傳。義。革。徵。之。禡。告。所。以。起。周。亂。

冬十月。公子弑出奔齊。杜預註。書。公。謀。聲。公。平。作。整。亂。故。也。陸。德。明。釋。文。怒。魚。觀。反。一。精。為。整。正。而。反。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杜。預。註。蒯。南。遺。之。子。李。氏。貴。邑。宰。陸。德。明。釋。文。則。皆。怪。矣。

費子姑南蒯謂子仲。叔子仲。公子翫。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且害季氏家財。子更其位。註更代也。釋文更。音廢。註同。我以費鴻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諱叔仲。穆子且告之故。註穆子。叔仲諱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釋文諱。魚據及。註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註平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註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列加焉。三命。孔穎達正義疏。季悼至為卿。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書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復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故見昭子為卿。連在平子之先。註十年至三命。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蕡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稱氏以為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桂陵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者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

## 永樂大典卷五百九十七

十八

命。叔子以例加焉。三命也。叔仲子欲擣二窯。註欲擣。使相憲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註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重言非禮也。詳見隱元年疏。註。言昭至先人。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廟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盡于卿。再命盡于父族。三命不盡。不出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後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之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擣二窯。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為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故使昭子令自贊點。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禮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注。連言之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註使昭君命。則固有著矣。註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嬪將與季氏論。書辭無類。註舊例也。釋文順。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熟謀季氏懼。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註。昭子傳。南蒯懷。不克以費。疾。如齊。子仲遷。及衛。聞亂。逃。介而先。註介。副。使也。釋文余。音舉。使。所史。反。及。報。

聞費卿蓬奔齊。註吉爻解。經所以言出。頭集言及主言志。正義曰。凡

言出。奔皆自內而志。大之。年。平先莫奔秦。先在秦地。固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筮。還奔秦。筮在晉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

音。重傳主爻解。解經所以言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遇之而號。註鄉人。遇則而號。且言曰。恤恤乎。湫。字。攸。率。往。往。反。一。音。攸。攸如字。徐以事。反。於。貴。多。

難。音。吉。本文作難。註。惟。恤。至。之。難。正義曰。釋詁云。悔憂也。故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故。是。湫。隱。故以湫為愁隱之意也。詩云。攸。攸。惟。惟。故以攸

為愁之體也。言。南。蒯。之。心。差。此。深。思。而。淺。謀。過。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國。註。

同。歧。深。慮。至。君。國。正義曰。深。思。而。淺。謀。已。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

謀。大。也。過。身。而。遠。志。卑。卑。近。而。志。高。遠。吉。與。越。分。以。來。過。也。家。臣。而。君。國。

焉。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

下。句。而。發。上。句。故。註。倒。言。之。有。人。以。哉。註。言。今。有。此。人。微。以。底。之。南。蒯。故。

革。之。註。不。指。其。寫。況。上。吉。也。釋。文。故。武。回。反。濟。芳。勸。反。謾。南。蒯。故。革。之。

正。義。曰。禮。有。術。故。所。術。之。木。大。如。著。也。今。人。對。物。云。一。枚。兩。枚。是。著。之。

永樂大典卷五百九十七

十九

名。也。尚。富。大。高。謹。尚。謹。高。而。謹。不。愛。請。帝。故。上。功。臣。惟。者。之。謹。孔。安。國。元。故。謂。歷。上。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著。使。歷。上。之。也。此。則。不。告。筮。考。以。所。筮。之。事。上。下。一。著。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況。上。吉。也。或。以。為。杜。云。凡。上。吉。志。謂。故。當。總。上。則。禮。云。無。當。同。是。總。東。之。辭。也。今。俗。註。云。故。當。則。其。義。理。或。然。也。遇。坤。䷁。註。坤。下。坤。上。坤。釋。文。坤。苦。門。反。之。比。䷇。註。坤。下。坎。上。比。坤。大。五。爻。變。釋。文。比。此。志。凡。註。同。曰。黃。裳。元。吉。註。坤。大。五。爻。變。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欵。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壘。內。溫。忠。也。註。坎。墮。故。墮。坤。墮。故。溫。墮。而。能。溫。所。以。爲。忠。也。重。言。忠。也。先。之。詳。見。桓。公。大。年。墮。以。爲。大。吉。正。義。曰。正。遇。此。爻。而。解。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爲。所。謀。之。事。必。大。吉。註。坎。墮。生。鳥。鳴。正。義。曰。坎。泰。云。賛。坎。重。陰。是。坎。爲。陰。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鳥。鳴。坎。有。陰。雖。故。鳥。剛。鳴。也。坤。道。和。順。故。鳥。溫。柔。也。剛。健。以。樂。雞。柔。順。以。事。上。水。性。和。柔。坤。鳥。生。上。性。安。正。事。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脩。安。正。道。既。

和且正信之，亦故為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正義曰：天下之萬物則萬  
端總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  
吉。解此爻辭之義，下不共，不得其飾。註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註失中  
德。註失中德。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爻以上二  
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義。大不然者，忠信之語雖及覆相蒙。不可字  
字相對。隨便而吉，故與上不類。外內倡和為忠，註不相違也。釋文備。昌  
黎公智戶卦，互率事以信為基。註率猶行也。續率猶行也。正義曰：率  
訓循。循而行，故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註三德謂正直。剛。柔。光也。  
正喜。二日剛。克。三日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龍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  
立專。柔克養和。柔能流。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僵。柔則失之於懦。  
故責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苟弱。柔不滯弱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  
柔則進之。以忠意供養，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註  
本為供養。解云：盡其所以養成三德也。非此三者弗當。註非忠信善不當。  
此外。釋文當如案。註同。或丁浪反。跋非此至弗當。正義曰：既言爻為  
此辭之義，又解此辭所吉之義也。五方則為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

永樂大典卷五百九十七

二十

所以飾。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為初。始於人為頭。首元  
是謂善之義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忠  
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為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與事不善則不得其  
善之義。言為事不中則非善之義也。更廣言之。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  
為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儒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為忠也。行事以信。無有  
虛誑。是名為義也。人之為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  
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  
不可。且夫易不可以占危。將何事也。且可飾乎。註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  
吉之外。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釋文夫。音扶。註同。今力星反。頭且反。  
至事也。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也。惟可以占忠信之事。不  
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折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吉此易所占。唯  
且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餘事也。中爻能黃。忠則黃也。上爻為元善則  
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猶  
有所闕。宜雜責未可用也。註夫易至之飾。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  
高夫易非是淺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外也。陰謂  
危。陽謂此卦不可以占危险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財何事也。且可為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下之飾也。缺今南蒯後下之飾為失。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註未。美言備吉。可如筮。釋文。癸七南反。之告三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註有闕。謂不參。或將適費。飲鄉人酒。註南蒯自其家遷適費。釋文。然於鶴反。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國生之祀乎。註言南蒯在費。缺為亂。如祀生於國非宜也。祀世所謂拘祀也。釋文。國布古反。祀音起。拘音苟。本又作拘。從我者子乎。註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善。釋文。釋文。尺證反。去我者鄙。半倍其鄰者耻乎。註鄙。猶短也。釋文。倍音僂。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註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謙鄉人至士乎。正義曰。鄉人以南蒯李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為歌以懲切之也。國者所以植養焉也。祀不可食之物。義有國土之祀。以喻南蒯在費。故為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為亂者。是為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為子也。若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若其鄙逆。養耻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意。胡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非復是吾黨之士也。張度高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斂者。自言已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遂

叔仲小姑。欲以自解。說小闢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侍。政於朝。曰。吾不爲。恐府。註言不能。爲季氏。逢先生。悲福之聚。爲明年。叔弓。圖。書。傳。釋文。爲季子。傳。反。下同。正義。諸侯之臣。再無。書。繫。一命。以下皆。公。平子。以。政。昭子。以。側。皆加三命。禮三命。不踰父兄。與此異。故。筮。謂。況。上。或。云。故。當。總。上。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樂。養。三。德。董。遇。云。盡。共。以。養。忠。善。共。參。成。可。筮。問。則。不。可。鄉。人。歌。國。生。之。躬。以。感。切。南。蒯。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季。平。子。立。則。季。孫。意。如。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則。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即。公。子。愁。吾。出。季。氏。子。仲。許。之。公。子。愁。從。其。讀。南。蒯。譖。叔。仲。穆。子。叔。仲。精。子。叔。仲。舉。之。子。叔。仲。小。姑。譖。即。叔。孫。端。傳。言。叔。孙。昭。子。受。命。為。卿。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在。十。年。克。之。克。莒。取。鄫。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然。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姑。續。叔。穆。季。孫。二。家。使。相。

案謂平子叔仲小告。事非意也。曰三命踰父兄。言叔孫昭子受三命。自踰其父兄。非禮也。以踰父兄為非禮。平子曰。然是叔仲小之過。故使昭子。使叔孫昭自贊。昭子曰。叔孫有家禍。翌日。召叔孫仲。在四年。殺適立庶。殺適子仲子。立庶子培。適音培。故培也。及此。培昭子名。故培得立為叔孫。復若因禍以寵之。若因叔孫之禍而寵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計。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若不廢棄魯君命卿之典。則固有著矣。蓋位次也。自有定位。昭子朝而命吏。昭子因朝君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論。言我將與季平子訟曲直于朝廷。書辭無顏。頗偏也。書辭無敢偏頗。頗善何處。季孫懼。季平子恐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季氏。故三子同謀去季氏。慤告公。公子慤告昭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年夏。南蒯懼不克。南蒯恐不勝季氏。以費叛。如齊。南蒯以費邑叛如齊。子仲遷及衛。子仲和公子慤自晉歸至衛。聞亂。聞季氏之亂。逃介而先。介副使。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歸及魯郊。郭外為鴻聞費叛。聞南蒯以費叛季氏。遂奔齊。吉及部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鄉人或知南蒯之謀。遇之而歎。遇而歎。是且善。且以言感。則曰。恤恤乎。恤恤憂患之貌。歎乎。歎乎。愁懼。

## 永樂大典卷五二九十七

二十三

雖微。顯危。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淺。思去聲。通身而遠志。身既遁。而志徒達。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凡卜吉凶。遇坤䷁。坤上坤下。坤卦正卦。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爻。變爲此。曰。黃裳元吉。坤六爻。離以爲大吉也。以爲大吉之卦。示子張惠伯。以卦繇示子張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言即欲有所爲之事。如何。惠伯曰。吾嘗學此矣。言我嘗學而知此義矣。忠信之事。忠直誠信之事。則可。則可以舉。不然。苟非忠信必敗。必至敗焉。外強內溫。坎外卦陰。故強。坤內卦順。故溫。忠也。強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水和而土安。正故和以率正。信也。和孚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故其卦屬黃裳元吉。黃之為色。中之色也。裳裳之為應。下之飾也。在下之飾也。元元之為義。善之長也。東善之長也。美張上中不忠。居中而不能盡忠。不得其色。言非善。下不共。在下而不能執善。失其德。外內倡和爲忠。外內倡和不相違背。是之爲忠。和去聲。率事以信。爲共。率之爲信。和以行事以信。無敢不實。是之謂共。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奉三德。無有虧損。是之謂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三者。不當此卦。

且夫易。朱易。猶此易謂比黃裳元吉之卦。夫。音。坎不可以占。險。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將何事也。問其之為正事。且可飾乎。且可以從下之飾乎。中美能黃。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上美為元。元首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義。下美則裳。足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服。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玉。猶可闢也。尋不參成。猶有闢失。筮雖吉。筮雖得吉卦。未也。其義未合。將過費。南蒯自其窩。邇過費。飲鄉人酒。南蒯以酒飲其鄉人。飲去瞽。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之。以誦南蒯。曰。我有圃。言義有圃。圃生之祀乎。祀。拘祀也。吉。南蒯在費。欲為亂。如祀生於圃。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否。男子之通稱。言從我可不失今之善報。去我者子乎。士。我必至。爲人之所鄙薄。倍其隣者耻乎。厚。猶親也。倍叛其親。必有耻辱之責。已乎。已乎。已矣。言自遠。不改。非吾黨之士乎。如此所為。且非吾徒之上。平子欲使昭子遂叔仲小。小。即叔仲子。蓋叔仲小。據二家。故季平子欲使昭子遂之。以自解說。小聞之。叔仲小知其謀。不敢朝。恐懼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叔仲使吏謂叔仲小。待政於廟。使之待政事於廟。是曰。吾不為怨府。言我不能為李氏。遂。古生。恐禍之聚焉。明年叔弓圖費。傳止齊。陳傳良章指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主以費叛如齊。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故此傳載。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九十七

二十三

非忠信義不當此卦。遺說曰三德謂黃裳元吉。又曰上美中美下美。杜氏謂正直剛柔不類蘇軾云耳。續遺說曰東坡之言是也。左氏有引詩書者尚有義與今說者不同。何遽取書之三德乎。此本言忠信可當此卦。故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又曰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皆言忠信然皆以元配之為三者。元為善長。忠信黃裳之事。不以善總之。則非善矣。故有供養三德。乃有上美中美下美之言也。沐而為三。又何疑焉。正猶古今皆曰五常。孟子止論四端。四端之教。皆以信成之。乃五常者也。可以類推之。張洽集註。然公羊作整。字之誤也。案見前左氏傳劉敞權衡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慤本患季氏強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慤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矣。蘇頴濬解季氏之臣。南蒯。然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慤。不克。南蒯以費叛。慤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西疇崔子方經解。慤之奔不日。見非其罪矣。葉夢得傳公子慤。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閑集註。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慤。不克。而以費叛。慤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止齋陳傳。良侯傳。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也。

水樂大典卷五千二百十七

壬酉

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楚。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慤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退。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慤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慤有奔焉。爾慈湖楊箇傳。季氏之不有公室。天下皆以為當逐。而慤則狃率其奔也。宜。左氏曰。見前平齋洪咨夔說。權璫之難去。甚於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樂施高璫。惡陳氏不能克而奔。魯南蒯公子慤謀季氏不能克。而蒯以費叛。慤奔齊。智小而謀大。故施與慤之曠宗失位略同。而陳氏季氏之禍。其國亦略同。然慤愛公室之心。則可亮也。木訥趙鵬飛經鑒。是以不免季氏者。不免於季氏而出奔。則忠於公室者矣。公之黨日銷。而季氏之黨日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叔弓圍費陳。深讀春秋編。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慤。不克。而事變。慤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案見前左氏傳敬鉉備忘。慤書奔。書名杜註謂謀亂故也。後傳云。慤與南蒯初謀季氏。而告君。未復命。聞亂奔齊。或謂此必不協於季氏。而忠於公室者。而公之黨日銷。季氏之黨日盛。然慤既不自量。友不能動。晉安君止以平子不禮於己。而生亂。何得為忠於公室乎。誠若是。則公貴公為之徒。乃為忠子。

# 永樂大典

## 卷五二九七

家子以為不能去之者。反為季氏黨也。不亦頗乎。書出奔。罪慤也。程端學本義。慤字子仲。義見傳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王元未諱。義程氏曰。南蒯與  
慤謀出季平子不充。故奔齊。元杰曰。公子慤者。魯大夫子仲也。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公子慤預聞其謀而泄。南  
蒯懼以費叛。慤遂奔齊。若子慤者。有強公室之志。然生貪冒而造讐。事不  
克濟。奔竄他邦。使昭公之福自此稔成。至于失國。謀之不臧。孰有大於此  
乎。經書出奔。其失明矣。趙汎集傳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出季氏。而  
慚更其位。慤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鄭之役。莒人惡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慤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閏二年如晉  
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告吾君也。

#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及高拱

學士王賀景淳

分校官修撰長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員吳學廣

圖點監生員雷辰化

馬宗孝